

迎領袖回校，予等追隨先生之後，體先生犧牲之精神，以發展本校，其團結力有無加無已也云。演畢，杜昆泉君銀管獨奏，旋請鍾監督演說，（演說詞另錄）遂奏樂散會。

鍾榮光先生演講詞撮要

鄙人在海外爲期二年零五個月，此悠久的歲月中，無時忘記嶺南。無時忘記中國與廣東，在此時期，正國家多事之秋，廣東商團事變之後，有楊劉之亂，繼有六月二十三沙基之慘案，所愛的同事，區勵周先生，及學生許耀章，爲國犧牲，近來本校聞亦少有風潮，在二年來之時期，可謂無日不在驚濤駭浪中，鄙人身雖在國外，而心無日不在國中，嶺南人士所感受之痛苦，予在外亦同一感受之，雖然，在國民革命時期中，此種痛苦，在所不免，吾人所受之痛苦，皆在所增益，（一）由此以得一種之經驗與教訓，（二）由此加增內部之團結力，鄙人在外，愧未能曾嘗與君等加入戰線，只擔任後方糧食之一份，此次出洋捐款，完全爲農科大學收歸我華人自辦，向華僑募捐，近年來收回教育權之呼聲日高，予不敢說有先見之明，

但六七年前，已感覺教育有收回自辦之必要，本校爲美國人開辦。已歷二十多年，論情應該感謝，論理則不應該長長倚賴他人，論事實則本校非美國政府所辦之學校，不比日人在南滿所辦之中日學校，德人在青島所辦之青島大學；各有政府爲後盾，又非教會所辦之學校，各有教會供給，只在紐約有一董事局，爲十餘位大學教授，律師，商家所組織，自始至今，遞年協力在外，零星捐款，接濟而已，長此受人協助，終非善法。故鄙人六七年主張，先收回本校附設之農科，吾國今日根本的需要，在農業，若欲以工藝，商業，同他國競爭求勝，不知尙在何年，惟用農業則有偌大之土地，多數之農人，并有四千年之經驗，稍加改良，出產爲世界各國所不能，比擬數年前，鄙人與政府磋商，謀將農科自辦，將來可以劃爲廣東大學之一部，政府助以建設費三十萬，其後每年則助十萬元經費，鄙人在外則籌措基本金，並在潮州瓊州等地籌設四大農場，希望五年後，生產足以維持農科經費，不出十年，并足以供給南大全校經費，如是則完全收回自辦，可惜政府經濟竭蹶，未能依期補助，外間又多未明白，一爲吾國政局所影響，二爲近日學潮所牽動，捐款未能容達目的，只能維持目前而已。但自

奔走南北，中美洲，西印度，墨西哥各埠，一方面為嶺南宣傳，一方面為國民政府宣傳，所到偏隅之地，華僑多不知祖國，又不知廣東，鄙人隨處講演，佐以廣東省會及嶺南校內各種畫片，於是僑胞始知祖國，尚有如此之建設，而悠然生內向之心，此可引以為慰者，中南美洲及墨西哥各共和之邦，成立均在百年前後，仍是變亂接踵，尚在革命時期，過去兩年餘，智利兩逐總統慝加拉華與厄瓜多各一逐總統，秘魯總統李也氏，謀繼任，為學生反抗，巴西革命失敗，墨西哥工人近日有革命舉動，以上均與吾國情景相等，此等國家中發見其工人學生皆團結一致，以從事革命，吾國現在國民革命時期，學生工人亦聯絡一致，欲完成建設之大業，自是不能避免之事，不能放棄之責任，惟其進行不可不審慎將事，因一出軌道，未見其益先見其害，鄙人方從海外遄返，此種運動，內容尚須時日，加以審察，然後可與君等籌商進行之法也云云。

農大教職員歡迎鍾監督及歡送農大畢業生紀盛

鍾監督榮光，為農大宣勞，遠涉重洋，作經濟之大徵求，茲安然返校